

Lost in Booktown



八

——迷失在书镇

[美] 保罗·科林斯 著 / 黄宜思 张立新 译

更士

之蒙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六便士之家

——迷失在书镇

[美] 保罗·科林斯 著 / 黄宜思 张立新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6304

Paul Collins

Sixpence House Lost in a Town of Books

Copyright © 2003 by Paul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ssl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便士之家:迷失在书镇 / (美)科林斯著;黄宜思,张立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53-5

I. ①六… II. ①科… ②黄… ③张…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642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印制: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1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53-5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第 一 章	旅程和本书一起开始	1
第 二 章	听出租车司机唠叨,旅行见闻	10
第 三 章	取消疲倦的火车旅行 漫步在 威尔士乡间小路	20
第 四 章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29
第 五 章	买书	38
第 六 章	看电视消磨时光	50
第 七 章	最后的告别	70
第 八 章	三思而行	78
第 九 章	发现《埃尔默尔·哈伯德的 风趣与智慧》	88
第 十 章	但愿生活不受干扰	97
第 十 一 章	看封面 识书卷	107
第 十 二 章	无人问津的垃圾文章	124
第 十 三 章	留恋风光不再的过去	137
第 十 四 章	现在才介绍书名背景,太晚了	159
第 十 五 章	当议员	173
第 十 六 章	好书名 真难想	187

第十七章	血腥的门把手	201
第十八章	姗姗来迟	212
第十九章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226
尾声	有惊无险的结束	245
后记		261

第一章

旅程和本书一起开始

我还从没有注意过熨斗大楼^①窗外的景象。如果把头歪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你看到的曼哈顿就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奇特雕塑。

“你的书没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版,”编辑对我说道,“真是万幸。”

“哦?”

① 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 175 号的摩天大楼,建成于 1902 年,后因形状像熨斗而得此名。

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因为《哈利·波特》把我们的纸都用光了。”

“你开玩笑。”

“真的。”

“不可能。”

他面带几分沮丧地看着我。“我说的是实话。为纽约出版商供应纸的主要有两家纸商。五百万册的发行量,每册八百页……你想想,别人能不排队等么。”

我快速翻阅着给我的书插图的相册。就在三十六小时之前,在大陆的西海岸边的那套现在已不属于我的房子里,我还在忙着写作。而这时我已来到东海岸边。就在搬家工人忙着清空公寓里家具的时候,在珍妮弗打包行李并给摩根喂奶哄他睡觉的时候,在她又一次仔细检查我的英国护照还有她的和摩根的签证的时候,我仍然在写作。我一直写到午夜,又写到凌晨两点钟。我的电脑是塞进行李里的最后一件东西,塞进去时还是滚热的。此前五分钟我刚把稿子发给我的经纪人。

“这么说,”我放下相册,“出版商正在忙着找纸喽?”

“可以这么说。”

和其他编辑差不多,他的办公室里至少有两面墙都是书,办公桌上堆着一摞一摞的夏季图书目录,眼看就要滑落。门外的编辑部里更堆着一箱箱的书、一捆捆的校对稿,还有更多的覆盖满书的墙,唯一显得不大协调的是墙角下的一套破旧的百科全书。

闹纸荒? 嗯,他一定很欢迎。

但是,从熨斗大楼看到的東西多半是歪曲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世界里。你呢,读者? 此时此刻,只有你和我。而且,即

使你是在我已死去两百年以后读这本书,或是读这本书的翻译版本——用的是我完全不懂的语言——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尽管这个点很小,而且以前从未有过。

如果你在农村长大,那你一定看到过农舍的修建和拆除。但是地窖给地面留下的凹坑却是永久性的。这种从地面挖掘的坑穴建好以后,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就不可能再还原了。书籍就是人类文明的地窖:当文化消失的时候,有关它的各种书籍却依然顽固而愚蠢地存在着,让我们仍能看到其中的文字,并感叹——什么人读这些书啊!

但他们是这样吗?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些书商就对美国人口的文化中坚作了评估,他们可以依赖的销售对象,也就是真正从购书中获得满足的人,有大约二十万。这个数字在一个约有一亿人口的国度,所占比例也就是五百分之一左右。这区区二十万人只需几个足球场就装下了,却分散在纵横三千英里的广袤大地上,而正是他们成为了成千上万的书商每年的争夺对象。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也许更高了。要知道,文学一直处于死亡的边缘。当一些知名的作家发现这一点并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笔墨人生再有十年八年就走到尽头了。而再有二十来年,他们在物质上也将走到尽头。

大概读者总是稀缺的吧。在我们离开旧金山之前,我和妻子参加了一个由社区协会举办的街坊四邻走访活动。我们所在的沃勒街区有很多维多利亚式公寓。每到一处,大家都对房间里的贴塑壁板、吊顶、雕花壁炉等等赞不绝口。走访结束,满脑满腹填满了建筑装饰和土豆沙拉以后,我开始感到了一丝困惑。

“你注意到没有，”我问妻子，“除了我们，没有一家有书？”

我们绕过街角，一个破电视躺在人行道上。

“我注意到你总是一进门就直奔书柜。”

这当然是爱书的人最根深蒂固的习惯。

“是啊，我知道。可问题是，你看到那精致的嵌入式书柜了吗？里面竟然没有一本书。”

也许从来就没有过。如果打开一本 1881 年，也就是这些房屋建造的年代的《坦普尔栅门》^①发黄的封面，可以找到这样的话：

一个人没有书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只有书籍才能让大多数男男女女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没有书！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是他们的共同点。事实上，可以把人分成两类——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

时间并没有改变多少。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一半的美国家庭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买过一本书。我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和我在邻居家看到的情况差不多。而当几个月后，房地产经纪人来到我家看房子的時候，我对这一点又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你这儿书太多了。买房人不喜欢书。”

他看到我的表情后耸了耸肩膀，无奈地说：“我是为你好。还是把书藏起来吧。”最后，我们只好把书藏了起来。我们急于离开，因为住不起旧金山了。我正憧憬着过英国的乡村生活。

“绝对比现在好。”当一辆小巴士行驶过我家的育儿室窗外的时候，我对珍妮弗说，“我们卖掉这里以后就出国去，住到一所年代久远的房子里，房子里有年代久远的书。我在客厅里写作、弹

^① 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1860—1906）在英国出版的一本面向城乡读者的杂志。

琴,你在阁楼上写字画画。到了晚上……我们喝霍利克斯^①,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

说到这儿我把双手一挥,以表现我的设想有多么美妙。

珍妮弗陷入了思索,手中的笔尖在一摞数目可怕的银行结算单上敲打着。我们的儿子摩根正在床上折腾,并像男子汉般地把尿布挣脱了。

“是去瓦伊河畔的干草镇吗?”她说。

“对。”

“那是个小镇。”

“对。”

“非常小。”

“对。”

“你不留恋美国吗?”

“我不留恋枪。”

“那倒是。”

“也不留恋悍马车。”

“没错。”

“英国有国家保健体系。”

“是啊。”

“年轻人在乡下很开心。”

“倒也是。”她说。

“干草镇中心还有座城堡。”

“哦。”

一个滑板骨碌碌地从外面的人行道上滑过。

① 一种麦乳精热饮料。在英国、南非、新西兰以及南亚一带均有销售。

“但是，”她说，“我们要是把这里卖了，就等于永远离开了旧金山。我们再也没钱回来了。”

“对。”

“还要搬那么多书。”

“对……哦，上帝。”

我为这些书跑了一趟海特邮局。那是一个位于马索尼的小店，里面被邮箱、复印机塞得满满的。我还要把一些东西传真给我的杂志编辑。我在传真机上拨完号码以后，就一边跷着脚一边盯着墙壁发呆。这时店员走了过来。

“你这里有托运用的纸箱吗？”

“有啊。你要托运什么？”

“书。”

“有多少？”

我略微估算了一下。“大概……两千本。也许三千本。”

他睁大了眼睛。“单本托运？”

“不，不，一起运。我要搬家。”

“去哪里？”

“威尔士。”

他沉默了一会。“你——有那么多书？”

言归正传。

我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珀库曼威尔，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那里没有红绿灯，没有街灯，也没有商店。不但如此，在步行可以到达的范围内也几乎没有其他孩子。这给了我很多读书的时间。但是我选择书的方法比较独特。我的父母都是雄心勃勃的移民——

我的母亲成长于伯克郡狭窄的用人居住地,父亲来自大萧条时期的利物浦。他们在这里买了一套超大的、摇摇欲坠的房子。而他们收集的古董又正好把它填满。我们会带着一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老旧名人录,和一些与之相参照的《波茨敦信使报》的房地产拍卖一览,四处走访逝者家藏拍卖会。

“一个从波士顿来的律师,”我妈妈会一边说一边在清单上画圈,“我敢说一定有好家具。”

他们常常在周末把我也带去竞标。所以刚刚八岁的我也混迹在那些被烟雾笼罩、汗流浹背的宾夕法尼亚荷兰人中间,拍卖人用特有的腔调喋喋不休地给一个已走样的扩音装置报价。在人群中间,我的身高正好在大多数人屁股的位置。看腻了他们工装裤上的铆钉以后,我就溜到午餐车旁边,拿一块小甜饼像狗一样趴着吃,吃完就坐在没有多少草的草坪上等拍卖会结束。那些草都被卡车、纸箱和地毯压倒了。

“我们买了个便宜吊灯。”我的父母一边说着一边拖着一个纸箱子走向我们的蓝色沃尔沃。但他们通常买到的都不止一件东西。那是因为拍卖纸箱里一般都装有好多东西;死者的亲戚们通常都把厨房抽屉和阁楼里的东西尽量往纸箱里塞,因为让买家把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带走,比花钱找人来清运垃圾还便宜。这里面通常包括许多旧书。它们和垃圾差不多,没人注意。

“看看吧。”父亲会扔给我一本十九世纪的化学手册,“可以放在你房间里。”

我也会翻看那些过时的地理教科书和古典浪漫故事,流连于它那残缺的封面和变色的页面。一本1897年版的《大湖表面的风波》(当然是插图本),一本引人遐想的《大海的故事》(书里的彩色插页上还覆盖着玻璃纸呢),还有一本发了霉的《实用有机化

学》，都是我的最爱。这些书对我吸引力不亚于我珍藏的美洲野牛镍币和墨丘利一角硬币^①。这些书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想当初，它或许是某位乡村博士藏书中的上品，然而，现在到了1977年，竟然流落到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落到一个八岁孩子的手里！

这些书可不同于我买的书，我会从大学邮购《三个调查员的秘密》，会在同一条街的那个用消过毒的鸡笼装廉价书的老兄那里买詹姆斯·布里斯的小说版《星舰迷航记》。但它们都和这些书不同。这些是些真正的老书，不但看上去老，就连闻起来也老。书中不但词语陈旧，故事节奏也不对，而且事件都是过时的。我最心爱的一本书相对新一些，是威利·利1951年出版的《火箭，导弹和太空旅行》。我用刀片割下里面的大气层彩图，并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紧挨着我那幅J博士^②的巨幅海报。彩图上标着当时载人航天器所达到的最高高度72,395英尺。封面的奶油光纸上印有五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火箭的样子：黄色，顶部有细长的尖端。一边读着威利·利^③的登月计划，一边享受着自己比作者了解更多的感觉，真是绝妙的讽刺——观众早已知道结局了，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还不知道——这种感觉让我痴迷。但究竟为什么，我却无从向我的父母甚至我最好的朋友说清楚。

二十年后重读威利·利的书使我发现，我的文章所触及的那

① 墨丘利一角硬币（Mercury Dime）是美国一种较为古老的硬币，上有罗马神话中墨丘利（信使之神）的形象。据说现在它的价值数倍于面值。

② J博士（Doctor J），任天堂电子游戏 Star Tropic 中的人物；美国篮球明星 Julius Winfield Erving II 的绰号也为此名。

③ 此处原文为 Willie Ley，可能有误。估计应为德裔美国科普作家 Willy Ley（1906—1969）。他曾热衷于在美国和德国推广和普及宇宙火箭和太空飞行知识。

些隐约给人以奇异感觉的书籍——约翰·洛克的《月亮迷局》、毕晓普·威尔金斯于1648年出版的《奇妙数学》、查尔斯·格罗斯所描述的星际间热辐射等等——在威利·利的书里都曾提到过。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吸收了这些奇异思想,只不过在几十年后著书立说的时候,又重新“发现”了一次而已。至于我如何看待这种发现所带来的冲击,我并不清楚。或许就是一种认同吧。很难说清楚,要想真正抓住一个词、一张脸,或一个想法,我们事先究竟要徘徊多久。对于给无论何种长篇大论找一个开头的想法,也变得十分难以捉摸。威利·利对自己作品开篇的遣词造句,也曾有不少说辞。

有关一个想法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关很多想法的故事。想法有如大河,从来不会只有一个源头。就像一条河在入海口附近的水,必定是由许多支流的水汇合而成一样,一个想法的最终形成也是经过许多汇集和补充的。正因为如此,一般很难找到一条河流的源头,也很难找到一个想法的发端。

这本书就是这样。它是我写的,我的名字印在书名的下面。但它又非完全出自我手,而是出自于许多作家和许多书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起点。我甚至没法告诉你这本书是从哪儿真正开始的。

第二章

听出租车司机唠叨， 旅行见闻

和曼哈顿的出版商谈完以后，我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那座城市暑热难当，当时我还想，伦敦必定也一样炎热。可现在走在王后大道上，我却瑟瑟发抖。我想叫辆出租车，却看到一辆超载的卡车从眼前驶过，两边的车帮上有醒目的大字。

鲍斯莱兄弟
松脆培根专家

珍妮弗和摩根还在旅馆里，我却一整天都要在外边忙碌。只

好让妻子独自筹划把一个婴儿连同童车带到泰特现代美术馆去欣赏艺术了。

我终于打到一辆敦实、锃亮的黑色出租车。我钻进了后排座位。

“到伟人乔治街。”

我并不知道伟人乔治街在哪儿,但是从名字判断,它多半是一条狭窄的小街。并没有一个叫乔治的伟人真在那儿住过。

“乔治街的什么地方?”

“土木工程学院。”

我快速翻看着我的笔记。在去干草镇之前我们需要在伦敦待一天。我要给一家美国科技杂志写一篇关于 retrostructure^① 的文章,来支付我举家乔迁这一段旅程的花费。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只要一听说可以提供免费机票,我立刻才思泉涌。知道吧,Retro-structure 就是把旧的基础结构翻新,以适应光纤的新需要。信不信由你,至少我和杂志编辑是这样说的。在与他见面之前,我并没有向他透露这个词是子虚乌有。

“你知道去哪里去找到这些……retrostructures 吗?”编辑问道。

噢,当然喽,我告诉他。伦敦到处都是。

出租车司机用他那灰色的眼睛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你不是去看女王妈妈吧?”

“什么?”

“女王妈妈。”司机说着驱车又绕过一个荧光路障。许多身穿制服的警察正朝我们挥手示意,“今天是她的百岁生日。好多街

① 此词系作者生造,其前半部分 retro-表示“向后,回复”之义,后半部分 structure 是“结构”的意思。

道都关闭了。你要去的那条街八成也关了。”

但我们还是到了那条街。

“他们本来估计今天街上会有好多人，搞大游行什么的，”他补充说道，“我想女王妈妈一定很失望。”

我往窗外看了看，他说得对。在千年穹顶^①没有出现的人群在这里也没有出现。街道上除了数以百计带着黑色头盔背着手走来走去的警察以外，空空如也；看起来倒很是肃穆。能看到的唯一平民是一个孤独的拾荒人，手握垃圾棍正蓄势待发，扑向从编织袋里飞出的第一只塑料袋。

托马斯先生，一位有线和无线电工程师，领着我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很可爱，顶棚很高，回声荡漾。馆藏的都是些水力学和蒸汽阀门管道方面的旧书。这是个石木混合结构的老建筑。这种结构在布鲁内尔和贝西莫蒸汽时代算是很高档的了——在当时，土木工程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建筑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区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地制造出一人多高的大玻璃，毫不费力地制造出坚固程度在布鲁内尔时代的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钢结构。这些结构的可塑性也越来越好，其中真的还有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塑料制品。而走进这种老建筑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只有木头、石头，制造计算机或电冰箱是何等地难以想象！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材料世界，以前所有的限制都不复存在，而且材料的触觉和气味也完全不同了。我闻出了蒸汽暖器淡淡的甜味和老

① 千年穹顶（Millennium Dome），是英国为庆祝新千年在伦敦东南的格林威治半岛修建的展览馆，于200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向公众开放。